

寒而散血，且速入肝肾，又兼制附子之烈，岂不一物三擅其长乎？”又如他曾治一例少年久泻不止，脉现浮数，用六味地黄汤；高年血淋，遍服利水药不效，用补中益气汤加牛膝、车前子、赤苓、泽泻等药治痊…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久泻用六味地黄汤，这在古今医案较为罕见，而王氏能因人、因证制宜，体现了他方药应用自出机杼的一面。

总之，王氏此著“所记之症，所论之事，必古书所未载，今人所罕见者……”（见本书“凡例”）。其中有关理、法、方、药，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。尤其值得

称道的是，此书还记述了王氏本人临证“偶有粗疏之处”属于误治的案例，如实地介绍自己的失败教训，这种不饰己过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很好学习。所以，柳廷章谓其“临症立案，审案用药，辨温清于锱铢，酌补泻于杪忽，一切通因通用，塞因塞用，寒因热用，热因寒用之妙，要皆与病推移，而不凝滞于病”（见本书“柳序”）。缪伟望称王氏治病“必细审其根由，详视其变态，然后以古人之法，运以心裁，故无往不利”（见本书“缪序”）。可见此书的临床价值与一般抄摘成篇者，实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“白草枇杷饮”治疗囊肿性及硬结性痤疮

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郑茂荣

囊肿性痤疮及硬结性痤疮是较严重的痤疮，目前西医对此病尚无较好疗法，我们应用白花蛇舌草内服治疗寻常痤疮曾收到较好疗效，但它对囊肿性及硬结性痤疮不尽满意。为加强其疗效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摸索用“白花蛇舌草”与“枇杷清肺饮”等综合成方，命名为“白草枇杷饮”，应用于囊肿性及硬结性痤疮，取得较满意疗效，现报道如下。

“白草枇杷饮”处方：白花蛇舌草 50~60 克。生枇杷叶 9~15 克，当归 9 克，生栀子 9 克，白芷 6 克，桑白皮 12 克，黄柏 9 克，黄连 3~5 克，生甘草 3 克。有瘰管者加百部 9~12 克，夏枯草 12 克，每日 1 剂，煎服 2 次。10 例患者中除 2 例尚同时外用脂溢酊外，其余 8 例单独内服本方。

临床资料：10 例患者都是严重的囊肿性痤疮或硬结性痤疮。全是男性，年龄 20~26 岁，病期 1~8 年。发病部位，面部 5 例，背部 1 例，面、颈后及胸背部者 4 例。皮损为红色丘疹、脓疱、黑头粉刺及黄豆到鸽蛋大结节，其中 3 例伴蚕豆大到鸽蛋大囊肿，2 例还有瘰管，有稀薄黄白色脓液溢出，此外有的患者还有点状凹陷疤痕或疤痕疙瘩。10 例皮肤均油腻。既往均曾先后用过四环素、强力霉素、庆大霉素、链霉素、维生素 B₆、乙萘酚、中药及外用脂溢酊、硫黄洗剂等，未见显著疗效，其中 1 例曾每日煎服白花蛇舌草 30 克，共 10 天，未见效，1 例注射白花蛇舌草注射液无效，另 1 例服“枇杷清肺饮”无效。

疗效观察：8 例治愈，其中 7 例各服药 14 剂，在服药 2~7 剂后，丘疹、脓疱、结节或囊肿便全部消失；另 1 例虽在服药 7~14 剂后，丘疹、结节、囊肿大部消退，但直到服药 34 剂后皮疹及瘰管始全部消退，不再新发。2 例明显好转，1 例在服药 7 剂后丘疹、结节大部消退，但在服药 14 剂后尚有个别新发红色丘疹，在服药 27 剂后皮疹一度退尽，但停药 1 周后又发出数个红色丘疹，再次服药 10 剂后仍有数个新发的红色丘疹；另 1 例在服药 21 剂后尚有一黄豆大囊肿未消退外，其余结节、丘疹、瘰管均已消退。

对 7 例临床治愈患者随访 2~3 月，有 2 例患者分别于 2 月或 3 月后复发，但远较原来为轻。

大部分患者诉及服药后皮脂分泌减少，但也有少数患者并不觉皮脂减少。1 例每剂加百部 12 克，每次服药后头晕半小时，经将百部减为 9 克后即不再头晕，未发现其它不良反应。

体会：“白草枇杷饮”治疗囊肿性或硬结性痤疮有较好疗效，10 例患者都是在用其它药疗效不显著的情况下，改用本方而奏效的。

有 2 例患者分别在內服或注射白花蛇舌草无效后，应用本方而达临床治愈，故可认为本方疗效超过单味白花蛇舌草。用本方治疗时，一般不必再用外用药。如注意百部之用量，常无明显副作用。

由于观察病例较少，应用时间短，本方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，其作用机理更待研究探索。